

11 贾母突然中风



《刘心武续红楼梦》

◆出版社:江苏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:刘心武

刘心武举七年之功,根据探佚成果和丰富的想象力,重续《红楼梦》后二十八回。此二十八回失却了前八十回的雍华乐融气氛,气象惨淡,乾坤大变,步步映照前八十回的伏笔;众人物从大观园绮丽温柔乡中,被抛向更广阔的江湖……

二人出屋,赵姨娘小声道:“老太太还歇中觉么?原也不敢此时来请安,只是我那寡了的兄弟媳妇,他们院那房东,从南边带来些新奇的果子,叫释迦,你看这模样,可不像戴一圈圈发髻的释迦牟尼佛头。房东送了弟妹,弟妹孝敬了我。我想老太太什么没见过没尝过?怕也不稀奇。只是我实实未闻没见过。只尝了一个,果肉说不出的甜软滑腻,最合老人家牙口。实在不敢自己吃了,特特的来献给老太太,恳请他笑纳吧!”

琥珀一看,果然新奇。接后果盘道:“且且拿去给鸳鸯姐姐看看。你请回吧。老太太睡新鲜了,我替你问安吧。”

赵姨娘答应着。琥珀将那盘释迦端走,没了身影,赵姨娘左右望望,并无别的人影,便在暖阁窗外高声说:“圣上大怒,那保龄侯史鼎、忠靖侯史鼎,双双被削爵了!”稍停,又高声说:“谣言如何信得!”

随即一溜烟跑出贾母院,幸喜院里,穿堂门并夹道都空无一人。转身回到王夫人院,立刻进正房给王夫人请安。王夫人那时已经歇过中觉,正嘱咐玉钏收拾东西,赵姨

娘挽挽袖子,把镯子往上推推,上去帮忙,王夫人也没理他。

贾母那边,琥珀回到暖阁外头,听里面仍无动静,心想老太太今日怎么这样能睡?睡多了也不好。便进去。一瞅,惊得出不来声。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三回
史太君失语难瞑目
金鸳鸯守志宁玉碎

却说琥珀见贾母歪在炕上,口眼歪斜,嘴角流出口涎,这一惊非同小可,连叫几声老太太,那有回应,又不敢乱扶乱抚,忙飞奔去唤鸳鸯。鸳鸯等来至暖阁,翡翠玻璃等吓得哭出声来,鸳鸯上炕先将贾母轻揽怀里,用手帕揩去口涎,一边叫唤老太太一边掐老太太人中,又吩咐道:“琥珀玻璃快去报告太太二奶奶。翡翠你来帮我且将老太太轻轻放平。”琥珀玻璃岂敢怠慢,即刻去了。

彼时阖府皆知贾母中风。王夫人贾琏凤姐先到。一时贾赦邢夫人贾珍尤氏也到。家人去衙门报知贾政,贾政请假早退,赶回家中。至晚,薛姨妈薛蟠宝钗并薛蝌宝琴亦到,王子腾夫妇等至亲亦赶来慰

问。贾琏早请来太医诊治。经太医针灸,老太太口眼不斜了,却依旧说不出话来,半边身子瘫得厉害。

乱哄哄直到亥时,老太太合眼睡去,气息尚平,王夫人凤姐方叫过鸳鸯琥珀细问端详。琥珀道出经过。凤姐道:“赵姨娘蹊跷。”

琥珀道:“那释迦果并未给老太太吃过。”凤姐道:“叫那赵姨娘过来问个明白。”玻璃去了,回来报:“我只告诉小鹤了。他说姨姐正服侍老爷呢。老爷身心交瘁,怕老爷也出差池。没让我进屋,只得这么回来。”

凤姐道:“鸳鸯去传。就说待老爷歇息了,让赵姨娘赶紧过来。”

王夫人道:“且放一放。给老太太治病要紧。这个太医不行,多找几个,并有那奇效偏方的,多搜集些,让老爷们定夺取舍。”

第二日清晨,贾赦贾政贾琏等看望贾母后会齐。那贾母尚昏睡不醒。贾政道:“今日申时还须到衙门。忠孝实难两全。”

贾赦便对贾琏道:“你和凤姐儿须担待起来。”

贾琏先低头道:“实不能瞒。府里银库总管吴新登卷逃匿藏,虽已

报官缉拿,一时还难断明罚没他家产赔偿。现盘点出好大亏空。又有找上门来讨债的。我媳妇牵扯其中弊端甚大,此刻也不敢详述。总是我责任最大,罪该万死。”说着跪下:“眼前给老太太治病,维持局面,尚勉强可支撑。只怕老太太竟好不起来,要准备白事,那就难以招架了。就是老太太一时好了,节期在即,那过节的银子还没处着落。今年庄上几处报了灾,交上来的东西银子不如前,听说东府那边今年收成尚好,或父亲叔叔竟跟珍大哥说明,暂从东府筹措些备下,以免事到掣肘。”

贾政叹道:“我只当把家交给你们管,再不济也不当说出这般话来。谁想荒唐至此!”

贾赦道:“老太太是跟着你们住。虽说年事渐高,终会成仙,究竟不知是怎么突然中风的。此事鸳鸯责任最大,须严加追究责罚。此其一。其二,老太太竟失语,只怕也就失忆。如就此摆手,岂不留下一笔糊涂账?快寻好太医好方子,千方百计让老太太开口,留下遗嘱,我们作子孙的也好遵旨照办。至于往珍哥儿那边求助银子,两府原是分门别户各有求本的,虽说珍哥儿现为族长,谁好跟他开口?你叔叔说得对,你们忒荒唐走了大褶儿!竟趁早想办法补窟窿为是。”

33 迷糊真的蒸米饭啦!

这只苍蝇叼着米一高一低往前飞,站在石头上还有一只苍蝇在洗脸,说:呀,这么大的米!那只苍蝇就落在墙头瓦上,放下米,说:迷糊蒸米饭啦!石头上的苍蝇听了,喻的一声往迷糊家飞去。

狗尿苔说:迷糊家蒸米饭了。

牛铃说:你是不是想米饭了就闻见了米饭味?

狗尿苔说:是苍蝇说的。

牛铃说:明明是你说的。

狗尿苔说:迷糊真的蒸米饭啦!

牛铃说:他只会蒸红薯,哪儿能蒸米饭?!

狗尿苔不理了牛铃,他的肚子咕咕地响,就跟着苍蝇跑。牛铃和白毛狗也便跟着狗尿苔跑。苍蝇眨眼飞得没了踪影,他们一跑进南拐巷头,果然就闻到一股米饭香,米饭是那么个香啊!

迷糊家的院门紧关着,趴在匣钵垒成的院墙缝儿往里看,院子里拉着一道草绳,晒着一件已经磨得没了毛的狗皮,那是迷糊的褥子。就是这件褥子,迷糊总是给人显派,一次狗尿苔去买草鞋,迷糊没有现成的草鞋,当下要给他编,狗尿苔等不及,去翻看炕上的狗皮褥子,说:这就是你那皮褥子呀,让我也睡睡。迷糊说:你睡,做梦能吃捞面哩。

狗尿苔躺上去竟然很快就睡着了做了梦,梦见的不是吃捞面,而是狗皮卷了起来,把他变成了一条狗,一条有着土黄色皮毛的狗。

他还在梦里说,这衣服怎么不是金黄色的呢?他跑到了婆面前,婆却不认得了他,他用嘴不停地扯婆的衣襟,婆还是认不得他,还把他赶开来,他就使劲哭。哭醒了发觉他还是人,而脖子又痒又疼,用手一摸,脖子上趴着三只虱子,都是黑虱。再翻看狗皮褥子,看见了四只虱子,当下把狗皮褥子拉下来扔在地上。

狗尿苔说你褥子里尽是虱!迷糊说你胡说。狗尿苔说你痒?迷糊说不痒。现在,狗皮褥子在绳上晒日头,肯定是迷糊也痒得不行了。

狗尿苔还要想着这狗皮褥子在日头下晒着肯定虱子会到处乱跑,甚至伸长了翅膀飞起来,但迷糊坐在门槛上吃着白米蒸饭,使狗尿苔把狗皮褥子里有虱子的事全不理睬了。

迷糊的碗里是白玉白银一样的米饭,冒着一团热气,热气就像是米饭闪出的光亮,太阳从屋檐上斜着照下去,光亮里有了五彩的颜色。面前的地上是一碗酸菜,迷糊夹起一筷子酸菜了,放在米饭上,绿是绿,白是白,然后连菜带饭抄起一疙瘩,那疙瘩足足有烧酒盅子大,他眼睛看着,嘴就张开了。他的嘴那么大,能咧到耳朵根。当饭菜送到了黑窟窿嘴上,舌头就和嘴唇一起响,而眼睛却受活得闭上了。狗尿苔的嘴也动起来,但没有响声,满嘴里却有了唾沫。迷糊耸了耸肩,伸开一条腿来,浑身却透着一种满足和舒服,开始往下咽了,眼睛仍未睁,嘴皱紧了简直就像鸡的勾子。牛铃已经不看,小声说:吃你妈的×哩!坐在地上生气。

牛铃他妈还在的时候,凡是做了好吃的,总要给左邻的老人端上一碗,又给右舍的孩子端上一碗。左邻右舍的人家没他们富裕,但吃饭也从不做贼似的关了门吃。即便和他家有过节的天布,吃捞面的时候就端着老碗坐在照壁前,筷子把面挑得很高,辣子红红的,大声喊媳妇:戳一疙瘩腥油来呀!腥油就是猪油,炼了装在瓷罐里,捞面拌了腥油特别香。他娘要说:天布,好日子么!天布说:日子好,好得没法

说了!他娘说:你家腥油还没吃完呀?天布说:我割了二斤肉才炼的。但天布的媳妇到底没给天布戳一疙瘩腥油来,筷子夹来的只是一撮酸菜。

牛铃想起死去的娘,也想到他家的左邻右舍,恨迷糊不厚道,小气,拉狗尿苔到一旁,低声说:这老皮怎么还有米吃蒸饭?

狗尿苔说:他才养了猪,分了二十斤稻子顶饲料粮的。

牛铃说:我开春后也养猪呀。门缝里又钻出一只苍蝇,叼着一粒米。

牛铃说:咋不来一群苍蝇么?!一挥手,正好扇住了苍蝇,苍蝇和米一齐掉在地上,苍蝇打了个滚儿又飞走了,米还在地上。

狗尿苔把米捡起来,吹了吹要吃。牛铃说:你不嫌脏?狗尿苔说:不嫌。牛铃说:哦,你家家政治上不清白。狗尿苔扯着牛铃的嘴,说:你说啥?!牛铃忙说:我是说这是饭苍蝇,不脏,不脏。狗尿苔不扯牛铃嘴了,但还是没把那粒米吃到嘴里,两个指头揉了揉,把米粒揉成一个面疙瘩,抹在了墙上。

33



《古炉》

◆出版社:人民文学出版社
◆作者:贾平凹

贾平凹最新力作《古炉》是其沉寂几年之后,以文字为笔,记忆为墨,勾勒出一幅中国基层“文革”全景图。故事发生在陕西一个名为“古炉”的村子里,那里贫穷闭塞却山水清明。但到1967年春,这个宁静村落,演变成一个充满猜忌、对抗、大打出手的人文精神的废墟。

贾平凹最新力作 勾勒出一幅基层“文革”全景图

17 远谋客店



《千雯之舞》

◆出版社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◆作者:张之路

这是一部十分特殊的穿越小说。几百年轮回的恋人、冤家书中相遇。围绕着中国汉字,人与人、人与字、字与字之间演绎了一段动人曲折而又委婉的故事。桑南,中文系的研究生,为了梦中反复出现的女孩,来到千雯图书馆工作。夜半时分,却被字仙变成寸许大的小人儿来到了字的世界……

莫千雯有些后悔,后悔与杨天岚离别得太匆忙了,匆忙得就连一个受人搭救的人对恩人应尽的礼数都没有尽到。更甭说什么其他。是不是太紧张了?紧张什么呀,已经从坏人手里逃出来了还紧张什么呀!莫千雯后悔与杨天岚就这样失之交臂。

朵儿知道莫千雯的心思,又不好多嘴,只是幽幽地说:“有缘千里来相会……”

第二天,她们按照前几天的经验,在这座县城里拜访了学馆和几个大户人家,看看人家的藏书,听听人家的学问。

提起莫千雯的父亲,有学问的人家没有不知道的,听说莫千雯就是莫学政的女公子,立刻热情有加,莫千雯也倍感亲切。交谈中她更加了解了父亲的为人和学养,一天下来收获很可观,可是莫千雯总是高兴不起来,朵儿看出来。

第三天,离开这座县城的时候,她们改变了原来的计划,本来要去南边的一个县城,现在却要朝北去另一个县城。朵儿知道

小姐的心思。也不多问,只是听从小姐安排就是了。

傍晚时分,她们来到了北面的那座县城。按照惯例,她们先是访问当地有名的读书人,然后再游览名胜古迹。

大约是七八天的工夫,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,她们预备明天逛逛县城的街市。与许多地方一样,这里每逢阴历初一、十五都有大集,第二天恰好就是十五,是个赶集的日子。

十四这天晚上,天上的月亮也是圆圆的。看着明晃晃的月亮,朵儿说:“明天人多,我们没准儿还能遇到那个救命恩人呢!”莫千雯也道:“哪就有这么凑巧的事呢!”

第二天早晨,晴空万里,姐妹俩高高兴兴地来到集市上,集市上早已是人头攒动,熙熙攘攘,热闹非常。莫千雯东看西瞅,眼睛都忙不过来了。要说起在集市上买东西这事,莫千雯还真的与朵儿没法比,光是朵儿讨价还价的本领就让莫千雯惊讶不已……她们两个书摊也看,金银

首饰也看,针头线脑也看,不知不觉就到了正午。就在这时,天上忽然阴云四合,转眼漆黑一片。大家正在惊奇,豆大的雨点已经从空中落下,街上顿时喊声四起。

莫千雯拉着朵儿的手急忙奔跑,想找避雨的地方。

跑了十几步,一个高大的院门出现在眼前,院门有飞檐的阁楼,这可能是个大户人家。好心的主人将大门敞开着,几个人已经躲进门洞里避雨。姐妹俩踏上台阶走了进去,但见门洞里十分宽敞,有仆人模样的人已经张罗着沏茶倒水。就在这时,莫千雯看到了大门上的匾额:远谋客店。

啊,原来这是家客店!一位中年男子上前作揖说:“二位小姐,门洞窄小,如果不嫌弃的话,请到大堂一坐。”

莫千雯和朵儿此刻正是饥肠辘辘,又加上衣服被打湿,正想找个舒适的地方歇歇脚,于是跟随中年男子朝院内走去。

刚一转过门洞后面的照壁,

莫千雯便发现这客店十分的奢华。

各个大厅和房间都有游廊连接,到处雕梁画栋,镶金嵌银;树木繁茂,鸟语花香;偶尔走过的仆人也个个是俊男美女,见到客人,退到一边停下,颌首微笑……就是京城的王府也不过如此吧!如果说在门洞的时候,莫千雯已经感到这客店不同一般,那么现在她是惊诧有加了。

中年男人将莫千雯和朵儿领到一个很大的厅堂,将她们安排到一个饭桌前坐下。中年男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去。

莫千雯环顾四周,不看则已,一看不由吃了一惊。大厅的墙壁居然是由书架代替的,从地上的方砖到屋顶的天花板之间全是木制的架子,一排排由近及远,由此及彼,书架上摆满了书籍,堆在最上面的书高得就像贴在屋顶上。

坐在这个大厅里,感觉就像被书环抱着,被书压迫着。那一摞摞的书脊就像一排排的潮水,似乎马上就要涌过来……莫千雯家里有个“朝夕阁”,书籍也不少,但那也不是这个震人的架势。现在,莫千雯明白了什么叫“汗牛充栋”。

围绕中国汉字演绎出一部令人震撼的穿越小说